三里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文魁”二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除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干部常好把外来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民校都是在收秋收夏时候放假的，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收秋不放假，房子又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会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1 放　假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没有一个人，黑咕隆咚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作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来的这个人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留着短发的男青年，名叫马有翼，是本村一个外号“糊涂涂”正名马多寿的第四个儿子，现在当的是本村扫盲学校乙班的教员。这村有两个扫盲教员：一个就是马有翼，上过二年半初中，没有毕业；另一个是个女的，叫范灵芝，是村长范登高的女儿，和马有翼是同学，本年暑假才在初中毕了业。马有翼教乙班，范灵芝教甲班。

马有翼爱和灵芝接近也爱和玉梅接近，所以趁着乙班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先溜到甲班的教室来玩。玉梅要他帮忙搬桌子板凳，他便进来帮着搬。他见玉梅拿着桌子板凳抡来抡去，便很小心地躲着空子走，很怕碰破了他的头。玉梅说：“你还是去教你的‘哥渴我喝’去吧！”

不大一会，两个人把桌子板凳排好了，玉梅去擦黑板，有翼没有事，便在窗下踱来踱去。他溜到灯跟前，看见玉梅的课本封面上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便说：“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玉梅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说的是课本外面的名字，便回他说：“谁知道那个字怎么那样难写？写正了也难看，写歪了也难看！”说着便在刚才擦好了的黑板上练起“梅”字来。她一边写一边向有翼说：“你看！写正了是这个样子，”写了个正的；“写歪了是这个样子。”又写了个歪的。有翼说：“歪的时候也要有个分寸！让我教一教你！”说着跑过去握着玉梅的手腕又写了一个，果然写得好一点。有翼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有翼说：“你也写一个我看看！”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翼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个蝼蛄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蝼蛄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

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灵芝又正要答话，门外来了一阵脚步声，有几个学员进来了，大家便谈起别的话来。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等了很久，甲班只来了五个人，乙班只来了四个人。大家等得发了急，都又到大门外的石墩子上去瞭望。一会，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玉梅的近门本家哥哥，是个单身过日子的小伙子，名叫王满喜，外号“一阵风”——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他来了，另外一个青年说：“我们的人到齐了！”大家问：“怎么能说是‘齐’了？”这个青年说：“甲班来了五个乙班也来了五个，两班的人数不是齐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王满喜说：“快不要把我算在数里！我是来请假的！”有翼问：“又是还没有吃饭吗？”满喜说：“不止没有吃，连做还没做；不止没有做，现在还顾不上做！”“忙什么？”“村里今天该我值日。专署何科长来了，才派出饭去，还没有找下房子住！”玉梅问：“后院奶奶那里哩？”满喜说：“住满了——水利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都在那里！哪里还有空房子？我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凡是有闲房子的家都找过，可是因为正收着秋，谁家的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玉梅说：“还是你没有找遍！我提一家就有空房子！”“谁家？”“谁家？有翼哥他们家！你去过了吗？”满喜说：“他们家呀？我不怕有翼见怪！他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借给干部住过？我不去他妈跟前碰那个钉子！”玉梅向有翼说：“有翼哥！你不能帮忙回家里商量一下？”有翼说：“咱不行！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灵芝说：“这话像个团员说的吗？另一个青年说：“叫他去说呀，管保说不到三句话，他妈就用一大堆‘烧锅子’骂得他闭上嘴！”玉梅想了一想说：“我倒有个办法！满喜哥！你先到我二嫂的娘家去借他们的西房……”满喜说：“他们那里不用去！他们那西房，早给干豆荚、干茄片子、烟叶子、黍子、绿豆……堆得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了！”玉梅说：“你等我说完！说借他们的西房不过是个话头儿，实际上是叫天成老婆替你问房子去！你不要对着天成老汉说，只用把他老婆点出来，悄悄跟她说，就说专署法院来了个干部，不知道来调查什么案子，村里找不到房子，想借她的西房住一下。她要说腾不开的话，你就请她替你到有翼哥他妈那里问一问他们的东房，管保她顺顺当当就去替你问好了。因为……”满喜不等她说完便截住她的话说：“我懂得了！这个法子行！只要有翼不要先跟他妈说！”有翼说：“我不说，不过以后她总会知道！”满喜说：“只要等人住进去，她知道了不过是骂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哪个坟里的骨头是骂死的？”说着就走了。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等了好久，九个人仍是九个人。王满喜还来请个假，别的人连假也不请，干脆不来。有个学员说：“我说县里的决定也有点主观主义——光决定先生不准放假，可没有想到学生会放先生的假。”正说着，又听到西边一阵脚步声。玉梅说：“来了来了！这一回来的人可不少！”说话间，果然有好几个人从西房背后走过来，一转弯就向大门这边来了。当头走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王金生，接着便是副村长张永清、生产委员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连一个学员也没有，尽是些村里、社里的重要干部。灵芝说：“再等也是这几个人，今天的课又上不成了！大家散了吧！”大家解散了，学员中有两个该值班的民兵，又到教室里去合并那些刚才摆开的桌子。灵芝问副村长张永清“是不是可以少放几天假？”张永清说：“人们都自动不来了，还不和放假一样吗？”

2 万 宝 全

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通过了一条东西街，上了个小坡，便到了她自己的家门口。她的家靠着西山根，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前喂过驴，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东边，大门在中间，大门的南北各有一座小房，因为房间太浅，不好住人，只是用它囤一囤粮食，放一放农具、家具。西边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第一孔叫“南窑”，住的是玉生和他媳妇袁小俊；第二孔叫“中窑”，金生两口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里边；第三孔叫“北窑”，他们的父亲母亲住在里边；第四孔叫“套窑”，只有个大窗户，没有通外边的门，和北窑走的是一个门，进了北窑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到里边，玉梅就住在这个套窑里。

玉梅刚走到大门外，听见里边“踢通踢通”响，她想一定是她爹和她二哥打铁；赶走进大门来，看见北边厨房里的窗一亮一亮的，果然是打铁，便走到厨房里去看热闹。这时候厨房里已经有五个人，不过和她爹打铁的不是她二哥，是她一个本家伯伯名叫王申，其余是她大哥的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叫大胜。

这两位老人家，是三里湾两个能人。玉梅爹叫王宝全，外号“万宝全”，年轻时候给刘老五家当过长工，在那时候学会了赶骡子，学会了种园；他什么匠人也不是，可是木匠、铁匠、石匠……差不多什么匠人的活儿也能下手。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俩人常好合作。

他们俩人都爱用好器具。万宝全常说：“家伙不得劲了，只想隔着院墙扔出去。”使不得要是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动着匠人活儿，他们的器具都不全，不过他们会想些巧法子对付。像万宝全这会打铁用的器具，就有四件是对付用的：第一件是风箱，原是做饭用的半大风箱。第二件是火炉，是在一个破铁锅里糊了些泥做成的。第三件是砧，是一截树根上镶了个扁平的大秤坠子。第四件是小锤，是用个斧头来顶替的——所以打铁的响声不是“叮当叮当”而是“踢通踢通”。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相称，用起来可也很得劲。

他们这次打的是石匠用的钻尖子。钻尖子这东西，就是真的石匠也是自己打的，不用铁匠打——因为每天用秃了，每天得打，找铁匠是要误事的。这东西用的铁，俗话叫锭铁，比普通用的钢铁软，可是比普通的熟铁硬（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概也是某种硬度的钢铁，看样子也是机器产品），买来就是大拇指粗细的条子，只要打个尖、蘸一蘸火就能用。每一次要打好几条，用秃了再打，直用到不够长了才换新的。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磙！”（“场磙！”就是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磙，“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磙？”王申老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老汉：“爹！是能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磙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场子了，可是场磙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一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要不是成立合作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吗？”宝全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你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的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玉梅说：“那你为什么还让接喜哥参加互助组？”王申老汉说：“下滩那五亩由他去瞎撞，山上的十亩不许他乱搅！”玉梅说：“你把人家分出去了吗？”宝全老汉说：“他父子们是分地不分粮。你伯伯嫌人家做的活儿不好，可是打下粮食来他不嫌多！”王申老汉说：“难道是我一个人要了？他不是也吃在里边？”……玉梅见这两个老汉斗起嘴来没有完，便又问宝全老汉说：“我二哥上哪里去了？怎么不跟你来打铁来？”王申老汉说：“你爹在这里当铁匠，他在南窑里当木匠哩！”玉梅问：“又做什么木匠活？”王申老汉说：“做场磙！”“木匠怎么做场磙？”“做木头场磙！你们合作社就有这些怪事！”玉梅又问宝全老汉说：“爹！是吗？”宝全老汉又笑了。宝全老汉说：“又和刚才一样！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又没有给你说全！

他做的是……”王申老汉指着火炉里的钻尖说：“只顾说闲话，烧化了！”宝全老汉也不再说木头场磙的事，停了风箱拿起斧头，左手用钳子去夹那烧过了火的钻尖。玉梅见他顾不上再说了，就说：“我自己到南窑看看去！”她正转身要往外走，宝全老汉夹出那条冒着白火花的钻尖来，放在砧上，先把斧头横放平了轻轻拍了一下。他虽然没有很用力，可是因为铁烧得过了火，火星溅得特别多。有个火星溅在三岁的大胜腿上，大胜“呀”的一声哭了，两个老汉赶紧停了手里的活去照顾孩子，玉梅也转回身来帮着他们查看烫了什么地方。王申老汉抱起大胜来说：“小傻瓜！谁叫你光着腿来看打铁？”宝全老汉查明了大胜只是小腿上烫了个小红点，没有大关系，就向玉梅说：“快给你大嫂抱回去吧！”玉梅接过大胜来才一出厨房门，金生媳妇就已经跑来了。金生媳妇一边从玉梅手里接住大胜，一边问玉梅说：“烫了哪里？”玉梅说：“不要紧，小腿上一点点！贴上一点膏药吧！”说着和金生媳妇相跟到中窑去给大胜贴膏药。

3　奇怪的笔记

中窑是一门两窗，靠北边的窗下有个大炕。金生媳妇把大胜放到炕上去找膏药，玉梅用自己手里的课本逗着大胜让他止住哭。大胜这孩子是个小活动分子，一止了哭就赤光光的满炕跑。金生媳妇找着了膏药来给他贴，他靠住墙站着不到前边来。玉梅说：“大嫂！你看那赤光光的多么好玩？”金生媳妇说：“穿个衣裳来管保烫不着了！早就给他预备下衣裳他就是不穿！生多少气也给他穿不到身上！”玉梅说：“穿上什么好衣裳也没有这么光着屁股好看！快过来给你贴上点膏药！”大胜还是不过来，玉梅从窗台上取起个红皮笔记本来说：“你看我这红皮书！”大胜见是个新鲜东西，就跑过来拿，金生媳妇向玉梅说：“可不敢玩人家那个！那是你大哥的宝贝！”可是大胜的手快，一把就夺过去了。玉梅爬上炕去抱住他说：“不要玩这个！姑姑换给你个好东西玩！”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顶针圈儿来套在自己的铅笔上给他摇着看，他才放开了笔记本。他一放手，笔记本里掉出个纸单儿来。金生媳妇抱住大胜去贴膏药，玉梅腾出手来拾起纸单儿正要仍夹进笔记本里去，可是又看见纸单子上的字很奇怪，不由得又端详起来。

单上的字，大部分又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个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是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了笑说：“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数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母的，小三的乌嘴驴是……”玉梅正数着驴，没有注意门外有人走得响，突然看见她大哥金生揭起竹帘走进来。金生媳妇说：“会散了？”金生说：“还没有开哩！”又看见玉梅拿着他的笔记本，便指着说：“就是回来找这个！”玉梅把手里拿的那张纸单子向金生面前一伸说：“大哥！你这上边写的是什么，怎么我连一句也不懂？”金生说：“那都是些村里、社里的问题，我记得很简单，别人自然懂不得！”玉梅说：“为什么写好了又都圈了呢？”金生说：“解决了哪一项，就把哪一项圈了。”玉梅说：“那么下边这一行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了！怎么叫个‘高大好剥拆’？”金生说：“那些事马上给你说不清楚，快拿来吧！紧着开会哩！”玉梅说：“不用细讲，只请你给我简单说说是什么意思？”金生说：“不行！你听这个也没有用！”

也不怨金生嘴懒不肯说，真是一下不容易说明这几个字的意思。原来他们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个大缺点是人多、地少、地不好。金生和几个干部研究这缺点的原因时候记了这么五个字——“高、大、好、剥、拆”。上边四个字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候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说还不愿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

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极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见完全相反——前一种主张拆散组、拆散户，后一种主张什么也不要拆散。金生自己的想法，原来和第一种意见差不多，可是听了第二种意见，觉着也有道理，一时也判断不清究竟拆好还是不拆好，所以只记了个“拆”字，准备以后再研究。“高大好剥拆”五个字是这样凑成的，三两句话自然说不清楚，况且跟玉梅说这个也不合适，所以金生不愿说。

玉梅见金生把事情说大了，也无心再追问，就把本子和纸单儿都还给金生。金生正要走，金生媳妇顺便和他开玩笑说：“玉梅说上边还写着什么‘公畜欠配合’是什么意思？难道母畜就不欠配合吗？”金生说：“没有！谁写着什么‘公畜欠配合’？”玉梅说：“你再看看你的单子不是那么写着的吗？”金生又取出他才夹回本子里去的那张纸单一看，连他自己也笑了。他说：“那不是叫连起来念的！‘公’是公积金问题，‘畜’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配’是分配问题，‘合’是社内外合伙搞建设的问题。哪里是什么‘公畜’‘母畜’的问题！”说罢三个人都大笑了一阵，连三岁的大胜也糊里糊涂笑起来。金生便取了他的笔记本走了。

金生走后，玉梅问：“大嫂！申伯伯说我二哥在南窑做木头场磙是吗？”金生媳妇说：“是木头车轮！不知道叫做什么用的！”大胜说：“我知道！”又叉开他的两只小手比着说：“圆圆的，大大的，咕噜咕噜转……”玉梅说：“就是那么样转法？姑姑去看看！”玉梅正要走，大胜说：“我也去！”说着爬到炕边扭转身屁股朝前就往下溜。金生媳妇抓住他说：“你该睡了！你不是看过了吗？”大胜仍然闹着要去，玉梅说：“你睡吧，姑姑不去了！”说着又回头来坐到炕沿上。金生媳妇又向大胜说：“快睡了，妈给你做鞋！看你这鞋钻出小麻雀来了（前边露了趾头）！”玉梅笑着问：“大胜，你几天穿一对鞋？”这句话引起金生媳妇的牢骚。金生媳妇说：“玉梅呀！提起做鞋来我就想把他们送给人家那些没孩子的！玉梅说：“你要真送，我替你找家！人家黄大年老婆想孩子跟想命一样！”又逗着大胜说：“你跟了人家黄大年吧？跟了人家天天穿新鞋！”大胜说：“不！妈！”金生媳妇说：“不不！你姑姑是跟你说着玩的！”又向玉梅说：“光这些零碎活儿就把人赶死了！三个孩子的鞋都透了，爹和你大哥的鞋也收不下秋来了！前几天整了两对大鞋底连一针也没有顾上纳，明天后天得上碾磨，要不然一割了谷，社里的牲口就要犁地，碾磨就是使人推了。说话秋凉了，大大小小都要换衣裳。白天做做饭，跟妈俩人在院里搓一搓大麻，捶一捶豆角种，拣一拣棉花，晒一晒菜……晚上这些小东西们又不早睡，跟他们争着抢着做一针活儿抵不了什么事，等他们睡了还得熬夜！”玉梅说：“以后，晚上我可以帮你！你先把大胜的鞋交给我做好了！”金生媳妇说：“你白天上地，晚上还要学习，哪里顾得上做？”玉梅说：“收开秋这四五天，我们的课就没有上好，人越来越少，今天晚上又没有上成。

我看以后越不行了，索性等收完秋再学习吧！大嫂你不要客气！你伺候得我长这么大了，难道我不能帮帮你的忙？再说二嫂也分出去了，家里的杂活……”

金生媳妇说：“你快不要提她！一提她我就有气！过门来一年了，她给家里做过什么活？没有下过一次地！碰上使碾磨就躲回娘家去！在院里没有动过扫帚！轮着班做做饭她还骂着说：‘谁该着伺候你们这一大群？’我进门来你二哥才十岁，要说‘伺候’的话，吃的穿的我整整给他做了十年，连去年结婚的衣服鞋子都是我一针一线给他做的！天天盼着兄弟娶媳妇，娶来个媳妇只会呕气，才进门三天就觉着伺候了我！就和我闹着分家！要按我的意思呀，她早滚开一天少生一天气，偏遇上你大哥那种专讲‘影响’的人，糊糊补补舍不得叫分开，硬叫你二哥教育她，一直糊补到现在，教育到现在，还不是分开了？‘影响不好’‘影响不好’，现在的影响还不是‘不好’？快不要提她！走开了干净得多！”玉梅说：“谁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不提她吧！不要让她听见了又得吵！”金生媳妇说：“吃了饭连碗也没有洗就不知道上哪里遛晃去了！她能跟家里待一会吗？她在我也要说！吵就吵！多吵几回也叫大家多听听！省得不知道的还说我这当大嫂的尖薄——容不得一个兄弟媳妇！”金生媳妇和谁也没有生过大气，就是一提玉生媳妇气就上来了。玉梅见她说上气来，很后悔自己不该先提起玉生媳妇，好容易等她说到一个段落上停下来，正想用别的话岔开，忽听得南窑里有人说：“这是谁找谁的事呀？”她们两个人都听出来是玉生媳妇的口音，都觉着这一下可惹起麻烦来了。金生媳妇的气还没有下去，推开大胜要往外走，玉梅拉住她说：“大嫂你不要动，让她找得来再说！你要先出去了，她还要说是你找着她闹哩！”金生媳妇听玉梅这么一说也就停住了。玉梅的话还没有落音，就听见玉生说：“你随便买了东西回来跟我要钱，难道是我找你的麻烦？”玉梅跟金生媳妇说：“你听！刚才她那话不是跟咱说的，一定又是她在外边买了什么东西回来跟我二哥要钱来了。”

玉生两口子吵架，在没有分家以前，就已经成了平常事。金生媳妇和玉梅一听出是他们两个人吵，都以为是没有事了，就取过针线筐来坐到灯下准备做活；可是才把活儿拿到手，又听着他们越吵越紧，吵着吵着打起架来。金生媳妇总算是个好心肠的人：虽说跟玉生媳妇有那么大的气，可是人家这会真打起架来了，她还是跟玉梅跑去给人家劝架去。

4 “这日子不能过了”

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玉生从小就是个能干孩子，性情有点像他爹，十岁时候就会用荆条编个小花篮，十二岁时候就会用铜子打个戒指，后来长大了些，能做些别人做不来的巧活，人们都叫他“小万宝全”。他的研究精神很好，研究起什么来能忘了吃饭。三里湾村西边有一条黄沙沟，每年发水时候要坏河滩一些地。一九四九年他发明了活柳篱笆挡沙法，保护得他们互助组里两块地没有进去

沙；来年大家都学会了他的办法，把可以进去沙的地一同保护起来，县里的劳模会上给了他一张特等劳模奖状。

玉生媳妇叫袁小俊，是本村袁天成的女儿，从小是个胖娃娃，长大了也不难看，说话很利落。她和玉生的结婚，是在个半新半旧的关系上搞成的。她比玉生小一岁，从小跟玉生也常在一块玩。后来玉生成了村里个小“能人”，模样儿长得又很漂亮，年纪虽说不大，大人们却也不得不把他当成个人物来看待，特别是在他得了奖状那几天，人们就更看重他——每当他从人群中间走过去，总有人在后边说：“小伙子有本领！”“比他爹还行！”……在这时候，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差不多都愿意得到像玉生这样的一个丈夫，袁小俊也是其中一个。袁天成老婆也看见玉生不错，就跟袁天成说：“把咱小俊嫁给玉生吧？”袁天成是三里湾有名的怕老婆的人，自然没有别的话说，他老婆便去找范登高做媒人。乡村里留下的旧风俗是只要女方愿意，男方的话比较好说，况且小俊长得还好看，在社会上也没有表现过什么缺点；玉生虽说有研究的精神，可是还没有学会研究青年姑娘，只是觉得小俊长得还不错，也没有露过什么毛病，所以就答应下来。那时候，金生媳妇有点替玉生担心。要说小俊有毛病的话，金生媳妇也没有什么根据，不过她觉得袁天成老婆不是个好东西，教出来的闺女恐怕也靠不住。她把她的意见向金生说过一次，金生说：“家里的教育自然有关系，不过人是活的，天成老婆真要是把她教育坏了，难道玉生就不能把她再教育好了吗？”金生媳妇觉得这话也有道理，所以就取消了自己的意见。

小俊和玉生初结了婚的时候，也不闹什么气，后来的事情果然坏在天成老婆身上。天成老婆外号“能不够”，跟本村“糊涂涂”老婆是姊妹，都是临河镇一个祖传牙行家的姑娘。

当她初嫁到袁天成家的时候，因为袁天成家是个下降的中农户，她便对袁家全家的人都看不起，成天闹气，村里人对她的评论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到小俊初结了婚的时候，她把她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小俊。她说：“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总得叫家里大小人觉着你不是好说话的；对外边人说话要圆滑一点，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她说：“对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后他才能好好听你的话。”从前那些爱使刁的女人们常用的“一哭二饿三上吊”的办法她不完全赞成。她告小俊说：“千万不要提上吊——上吊有时候能耽搁了自己的性命；哭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这两个办法她都用过，要不天成老汉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听她的话。

以上还只是她一些原则的指示，后来的指示就更具体了：她嫌玉生家里人口多，小俊不能当家，便和小俊说：“你犯不上伺候他们那一大群，应该跟玉生两个人分出来过个小日月；不过你不要提分家，只搅得他们一会也不得自在，他们就会把你们两口子分出来；等分出来了你们一方面过着自己的清净日子，一方面还可以向别人说是他们容不得人把你们分出来的。”小俊照着她的指示和金生媳妇闹了几回气，金生媳妇果然想和她分家，可是金生不愿意。金生悄悄和媳妇说：“你让着她一点！不要叫别人笑话咱们连个兄弟媳妇都容不下！”金生媳妇听了金生的话，遇着她寻气的时候不搭她的碴，她找不到一点缝儿，只得和她妈另外研究办法。她妈后来又想了个办法，

叫她回去挑拨玉生和他大哥提出分家，她便回去跟玉生说：“我伺候不了你们这一大家！你跟大哥说说咱们分出来过！”玉生说：“我们这一大家，除了小孩们都是参加生产的！说不上是谁来伺候谁！”“生产的东西又不是给了我，轮着我做饭可是得做一大锅！”“生产的东西没有给你，难道你吃的穿的都是天上飞来的？”“我也不愿意沾他们的光！”“你愿意分，光把你分出去，我是不愿意分出去过的！”“要你这男人就是叫把自己的媳妇分出去哩？那还不如分个彻底——干脆离了婚算拉倒！”“你讲不讲理，这是你自己要分呀，还是我要把你分出去哩？”“要分就是叫把我一个人分出去吗？”“自然是谁愿意分把谁分出去！我不愿分！我觉着这么着过就很好！”“我跟大嫂合不来！”“我觉着大嫂是个好人，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大嫂好你就跟大嫂过好了，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放屁！”“你为什么骂人？”“你前边那话是怎么说的？再说一遍我听听？”“用不着说别的！干脆两条路：要不就分家，要不就离婚！”“离就离！分家我不干！”玉生要离婚，金生问明了情由说：“不用离！分开就分开过吧！分开有什么坏处呢？要说怕影响不好，因为分不了家就离了婚，影响不更坏吗？”这才把他们分出去。这还是最近几天的事。

分开家这几天，能不够更抓紧时间教了小俊一些对付玉生的原则和办法。她说：“离开了当家人，两口子过日子，一开头就马虎不得：他做得了的事你不要替他做——替过三趟来就成你的事了！你将就能当家的事不要问他——问过三趟来你就当不了他的家了！”小俊就照着她的话办。前两天，睡过了午觉，合作社打了钟，玉生拿起镰刀要上地，小俊说：“水缸里没水了！担了水再走！”玉生说：“打钟了！你去担一担吧！”“我担不动！”“玉梅还能担动你担不动？”“可惜你娶的不是玉梅！”“分得了家过不了家算什么本事？担不动你看着办！打了钟我不能不上地！”玉生说罢走了，没有去担水。小俊马上去找能不够。小俊把事由交代完了以后问能不够说：“我自己要不担，晚上的饭怎么做哩？”能不够说：“可不要给他行下这个规矩！没有水晚饭不用做！你自己到我这里来吃饭！”那天晚上小俊果然没有做饭。小俊吃的是她娘家的饭，玉生吃的是他大哥家的饭。金生也叫玉生在分开家以后好好教育小俊，可是能不够正帮着小俊给玉生立规矩哩，小俊哪里会听玉生的话？

先要了解了这些历史，才能知道他们两口子吵架的真原因。

这天晚上，宝全老汉约着王申老汉来打钻尖。王申老汉刚来的时候说范登高的骡子回来了，贩来了好多新东西。小俊听了这个消息，最后的半碗饭也没有吃完，就放下碗往范登高家里去。她到了范家，见范登高家的桌子上、床上放着好多新东西——手电筒、雨鞋、扑克牌、水果糖、棉绒衣、棉绒毯子、小孩帽子、女人帽子、头卡……还有些没有拆开的纸包。

消息灵通的人，早已挤满了一屋子，小俊的妈妈能不够也在那里看。小俊看中了一身棉绒衣，问能不够说：“这一套衣裳不知道得用多少钱？”能不够说：“我问过了，九万！”“我想买一套，可不知道玉生给出钱不！”“你穿到身上他就得出钱！不过你头一次当家买东西最好是少买一点，不要让他真没有钱给你顶回来？你可以先买个上身——四万五，上下一样！”小俊就拿了个上身，范登高给她用纸包起来，伸手来接她的钱，她说：“没有带钱来！一会给你送过来好了！”范登高说：“好吧！一会你可就送过来！这是和人家合伙做的个生意！”说罢了把东西递给她，顺手记在自己的账单上。就在这时候，灵芝和有翼相跟着进来了。灵芝向范登高说：“爹！你还不去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人家别的主要干部都到齐了！”范登高说：“马上就去！”又向买东西的人们说：“我要走了！要什么明天再来吧！”说罢，又吩咐赶骡子的王小聚明天早点喂牲口就走了。买东西的人们接着也就都慢慢散了。

小俊拿着东西先挤出门来跑回家去。她回到院子里的时候，金生媳妇和玉梅正在中窑里谈论她，不过她一心回去向玉生要钱，没有顾上注意这些，一股劲跑回南窑去了。

从吃过晚饭以后，玉生就到南窑修理他做的场磙样子，连小俊出去了没有他也不知道。

他这个场磙样子，是用一根木棍子两头安着两块圆木板做成的，看起来像车轮，不过两头不一般大。这东西是他下午在场上比着场磙做的，因为还没有弄得太合适天就黑了，才搬回家里来修理。他们社里要洗的场磙一共有三个，长短粗细都不一样，要是做三个样子也太麻烦。他想了个办法是照着最大的做，大的用罢了再改成小的。他做的这东西，小头是按原场磙的小头做的，大头比原场磙的大头小一点，至于究竟应该小多少他弄不准，只是做成了在场上滚着试，不对了再用木锉锉去一圈，直到对了为止。他下午做成的样子有两点不满意：第一是木板太厚，锉一次很费功夫；第二是小头的窟窿偏了一点，要改了窟窿轴子就太细，要去了外边轮廓就不够大。这两个毛病他觉着改起来比换两块板还慢，因此他又重新做了一次。他正拿着他的曲尺比量中间的窟窿，小俊跑回来向他要钱。

小俊一进南窑门，看见满地刨渣、锯末、碎木片就觉着讨厌。她说：“不能拿到院里去弄？谁能给你一遍一遍扫地？”玉生说：“等弄完了我扫！你不用管！院里有风，点不着灯！”小俊说：“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什么好处？”玉生说：“用处大得很！”玉生跟小俊说着话，只是注意着手里的活儿，并没有看见小俊手里拿着东西。小俊打开纸包把棉绒衣一抖说：“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玉生正按着尺寸在木板上画点儿，只瞟着有个红东西闪了一下，便顺口答应说：“好，好。”小俊用指头捏着衣服说：“你看！厚得很！”玉生仍然没有注意，还以为是说他的木板，便又答应说：“不厚了！已经换成薄的了！”小俊自然也不懂玉生的话，还以为是说范登高拿回来的衣服被别人替换了，便又说：“没有人换，才拿回来的！”玉生说：“我换的我不知道？”“你拿什么换的？”“薄板！”“你说是什么？”这句话小俊说得很高，把玉生吵得抬起头来。小俊又问了一遍：“你是说什么？”玉生也问：“你是说什么？”“我说这件衣服！”“那是人家谁的！”“我买的！好不好？”玉生觉着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便又随便答了一声“好”，然后仍低下头去干自己的事。小俊说：“还没有给人家钱哩！”玉生说：“怎么不给人家？”“我没有钱！”“嗯。’玉生当她只是说明一件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所以只轻轻“嗯”了一声，算是把谈话结束了。小俊没有解决了问题，自然还得开口。小俊说：“给我钱！”玉生愣了一下，随后才明白她的意思。玉生说：“多少钱？”“四万五！”“前天还只卖四万。”“这不是供销社的！”“东西都一样！”“一样你不早给我买一件？”“五斗米？够做件棉袄了！”“棉袄是棉袄，这个是这个！”“可惜没有钱！现在天还不冷，过几天再买吧！”玉生说罢又去做他的活。小俊说：“你说得倒容易！把人家的拿回来了，怎么再给人家送回去？”玉生说：“既然不是供销社的，一定就是范登高的，那有什么难退？没有钱有他的原物在，又没有给他穿坏了！”小俊说：“不不不！我不退！你给我钱！”“我不是告你说没有钱吗？”“没有钱你想办法！”“我不管！”“连家里穿衣

吃饭的事都不管，却能管人家别人的扯淡事！”“我管过什么扯淡事？”小俊指着他手里做的活儿说：“这还不是扯淡事吗？”玉生见她把自己用全副精力作的事看成了扯淡事，觉着很伤心，可是马上又跟她讲不明道理，只是暗暗叹了一口气，埋怨自己认错了对象，埋怨大哥不同意自己离婚。他再不愿意多说一句什么话，低下头仍然做自己的活，心想只当没有小俊这么一个人算了。可是事实总是事实，小俊仍然站在他的对面。小俊见他不答话也不发急，便一把夺了他手里的曲尺说：“不管？非管不行！”玉生最反对人动他的家伙，特别是他这个曲尺。这个曲尺是他自己做的，比一般木匠用的曲尺细，上边还有一排很规矩的窟窿，可以用来画圆圈；因为有这好多窟窿，就很容易折断，所以就得特别当心保护。小俊把他这个宝贝夺了，他便发了急，可是又怕把东西弄坏了，只好央告说：“你要什么都行，只要先把尺子给我！”小俊说：“四万五！先拿过钱来！”玉生说：“不论多少都行，可惜我这会没有钱！”小俊说：“没有钱你就不用要尺子！”说罢了凑到炕沿边把尺子坐到屁股下。玉生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偏要来找我的事？”小俊说：“跟你说个正经话你故意装样子不理，这是谁找谁的事呀？”玉生说：“你随便买了东西回来跟我要钱，难道是我找你的麻烦？”说着便跑过去夺尺子。小俊知道自己不是玉生的对手，趁玉生还没有赶到自己跟前，便先把尺子拿出来往墙角上一摔说：“什么宝贝东西？”玉生本来没有准备和小俊打架，可是一见尺子飞出去，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就响响打了小俊一个耳光。接着，小俊就大嚎大叫，把地上的木板、家伙都踢翻了。玉生见她把东西毁坏了，也就认真和她打起来。就在这时候，金生媳妇和玉梅跑进来才把他们拉住。

玉生说：“这日子不能过了！”说了就挺挺挺走出去。小俊也说：“这日子不能过了！”说了也挺挺挺走出去。玉生往旗杆院去了，小俊往她娘家去了。

5　拆　不　拆

玉生跑到旗杆院前院，看见有三座房子的窗上都有灯光：西边教室里是值班的民兵班长带岗，该不着上岗的民兵睡觉；

东房里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李世杰正在准备分红用的表格；北边大厅西头的套间是村公所的办公室，村、社的主要干部会议就在那里开。玉生听见他大哥金生在西北套间里说话，便一鼓劲走进去。

这时候，套间里已经挤满了人：除了党支书王金生、村长范登高、副村长兼社内小组长张永清、村生产委员兼社内小组长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凤这几个本村干部之外，还有县委会刘副书记、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和本区副区长张信同志三个人参加。秦小凤又是村妇联主席，魏占奎又是青年团支书。玉生正在气头上，一进门见了这些人，也不管人家正讲什么，便直截了当讲出他自己的问题来。他说：“这可碰得巧，该解决我的问题！我和小俊再也过不下去了！过去我提出离婚，党、团、政权、妇联，大家一致说服我，叫我教育她，可是现在看来，我的教育本领太差，教育得人家抄

起我的家来了！这次我是最后一次提出，大家说可以的话，请副区长给我写个证明信，我连夜到区上办手续；大家要是还叫我教育她，我就只好当个没出息人，连夜逃出三里湾！”魏占奎说：“你这话像个青年团员说的话吗？”玉生说：“我也知道不像，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魏占奎说：“你逃走的时候要不要团里给你写组织介绍信？”玉生没话说了。金生看着玉生，忽然想起洗场磙的事来，便向玉生说：“回头再说离婚的事，你先告我说场磙样子做得怎么样了？”玉生说：“就是因为她把那个给我捣毁了我才跑来！”张乐意听说洗场磙的事停了工，也着了急，便向玉生说：“洗不出场磙来，明天场上五百二十捆谷子的穗就得转着小圈碾，一个后半天，要是碾完了扬不出来，晚上分不出去，就把后天的工也调乱了！”金生接着张乐意的话问玉生说：“你说这个要紧呀还是离婚要紧？”玉生听到张乐意的话已经觉得顾不上先去离婚了，又听金生这样问他，他便随口答应说：“自然是这个要紧，可是她不让我做我又怎么办？”还没有等得别人开口，他就又接着说：“要不我拿到这里东房来做吧？”金生说：“在那里做也行！误不了明天用就好！”玉生再没有说什么就回去取他的东西去了。玉生一出门，魏占奎便给他鼓掌，不过他的两只手并不碰在一块，只作了个鼓掌的样子，叫人看得见听不见，因为怕玉生听见了不好意思。大家都忍着笑，估计着玉生将走出旗杆院的大门，就都大笑起来。何科长说：“这个青年有趣得很——社里有了任务，就把离婚的事搁起了。”金生说：“玉生是不多发脾气的，恐怕是事情已经闹得放不下了！”又向秦小凤说：“你明天晌午抽个空儿给他们调解一下！不要让他们真闹出事来！”又向大家说：“我们还是开我们的会吧！”

大家已经讨论完了领导秋收，接着便谈起准备扩社、开渠的问题。村长范登高说：“以下的两个问题，和行政的关系不大；我的骡子明天还要走，我可以先退席了。”金生说：“这两件事也是全村的事，怎么能说和行政关系不大呢？”登高说：“我以为扩社是你们社里的事，社外人不便发言；开渠的事虽说和全村有关，不过渠要经过的私人地基还没有说通，其他方面自然还谈不到。”副村长张永清说：“扩社在咱们村的行政范围里扩，而且是党的号召；渠是要社内外合伙开的，都不能说和行政关系不大。至于开渠用私人的地基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问题。你不要为了照顾你的私人小买卖，把责任推得那么干净……”一提小买卖，范登高就着了急——因为他发展私人小买卖在党内有人批评过他，不过他没有接受。县委一时也说不服他，准备到了冬天整党时候慢慢打通他的思想。他当时解释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说他的私人事务并不妨害工作。这次县委又在场，他怕县委问他，所以着急。他不等张永清再说下去就抢着说：“咱们说什么只说什么！不要把哪件事也和我搞小买卖联起来！况且我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私事总还得照顾一些！两个骡子在家闲住一天，除了不得生产，还得白吃一斗料，要不抓紧时间打发骡子走了，光料我也贴不起！”县委副书记老刘同志说：“登高！你对你的错误不只没有打算克服，而且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对你那资本主义生产抓得那么紧，为什么让人家这些完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比你管更多的事呢？”

范登高见风头不对，赶紧说：“好好好！我参加到底！”

会议又继续下去，很快就讨论到扩社是否应该拆散互助组那个老问题上去。有范登高在场，这个问题提起来没有完。他说金生有本位主义，为了扩社把积极分子都抽到社里去，留下了落后分子，给以后行政上领导生产造

成很大的困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怕拆散互助组，自己不得不入社，不过他的话说得很圆滑，弄得老刘同志在形式上也找不出驳他的理由；跟他讲本质他又故意装听不懂，故意绕着弯子消磨时间。

金生见这样拖下去不会有结果，便向大家说："这样一直辩论下去，咱们的工作也没法布置。我想这样好不好？在我们动员的时候，哪个互助组报名的人多了，尽量争取他们全部加入，实在不行的话，仍把个别户留下；要是哪个组只有个别户报名，我们也不拒绝；等到报名完了以后，再研究一下具体情况，真要是留在社外的户就连互助组长也选不出来的话，党内可以按具体情况派几个党员暂且留在社外领导他们。"大家都说这样很好，范登高见金生提出的这个办法把他作为根据的那个理由给他彻底消灭了，便再说不出什么来。

谈到开渠的地基问题，何科长听见他们说只有一户没有说通，便向他们建议说："你们尽可以作宣传，订计划，万一最后真说不通，向政府请准，也可以征购他的。"这一下也把登高的嘴给堵住了。

原则上的争吵过去以后，接着大家就计划起怎样宣传，怎样动员、组织的步骤来。

6　马　家　院

小俊跑到老天成院子里，见能不够不在家，就问天成老汉说："爹！我妈哩？"老天成老汉叹了口气说："谁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吃了饭连碗也没有洗就出去了，直到现在不回来！"原来这能不够和她女儿一样，也是没有洗锅碗就走了。小俊听天成老汉一说，心里明白，也不再往下问，就又跑到范登高家里来。

这时候，范登高家桌上、床上的货物已经收拾到柜里去了，灵芝和马有翼围着范登高老婆不知道正谈什么闲话，小俊一进去，见房子里只有这三个人，就问："我妈不在这里了？"范登高老婆说："你一出去她就出去了！没有回去？"小俊说："没有！"马有翼说："大概到我们家去了！"灵芝说："你怎么知道？"有翼说："你忘记了玉梅跟满喜在学校说的是什么了？"灵芝一想便带着笑说："你去吧！准在！小俊自然猜不着他们说的是哪一回事，不过从口气上听起来她的妈妈一定是到她姨姨家去了，便不再问情由，离了范家又往马家去。

她走到马家的大门口，见门关着，打了两声，引起来一阵狗叫。马家的规矩与别家不同：三里湾是个老解放区，自从经过土改，根本没有小偷，有好多院子根本没有大门，就是有大门的，也不过到了睡觉时候，把搭子扣上防个狼，只有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是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栓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个像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椽楦刨起来的顶门杈。又因为他们家里和外边的往来不多——除了他们互助组的几户和袁天成家的人，别人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特别好咬

人——除见了互助组和袁天成家的人不咬外，可以说是见谁咬谁。

小俊打了两下门，大黄狗叫了一阵，马有喜媳妇陈菊英便出来开了门，大黄狗见是熟人，也就不叫了。小俊问：“三嫂！我妈在这里吗？”陈菊英说：“在！你来吧！”小俊进去，陈菊英又把门搭子扣上。小俊听见她妈在北屋里说话，便到北屋里去。

小俊的妈妈能不够几时到马家来的呢？原来他从范登高家出来正往她自己家里走，迎头碰上了王满喜。满喜说：“婶婶！我正要找你商量个事哩！”能不够是村里有名的巧舌头，只要你和她打交道，光有她说的，就轮不到你开口。不过王满喜这个一阵风，专会对付这种人。满喜和她一开口，她便说：“你说吧孩子！只要婶婶能办的事，婶婶没有不答应的。”满喜说：“专署来了个重要干部，找不下个清净一点的房子，想借你那西房住一住！”“好孩子！不是婶婶舍不得把房子借给人住！要是春天的话，那房子马上收拾一下就能住人，可惜如今收开秋了，里边杂七杂八堆得满满的，实在找不下个腾的地方！不信我领你看看去！”“要是做普通工作的干部，我也不来麻烦婶婶，旗杆院那么多的房子，难道还挤不下一个人？可是这个人是有特殊任务的……”“做什么工作的？”满喜想：“要是完全照着玉梅的主意把话说死了，倘或她先知道是农业科长，她一定不信；就是现在完全不知道，将来知道了也不好转弯，不如把话说活一点。”想到这里，便故意走近了一步，低低向她说：“说是专署农业科的，又有人说实际上是专署人民法院派来调查什么案件的。婶婶！这可是秘密消息，你可千万不要跟谁说！”“孩子！你放心！永不用怕走了风！婶婶的嘴可严哩！”满喜故意装成不在乎的样子说：“婶婶的西房要是不好腾，我先到别处找找看——我去看看你亲家家里的两个小东房是不是能腾一个，要不行的话，回头再来麻烦婶婶！”说罢就故意走开，不过还留了个活口，准备让她想想之后再来找她。可是满喜才走了四五步，能不够又叫住他说：“满喜你且等等！”满喜想：“有门！”能不够赶了几步走到满喜跟前说：“马家院你去过了没有？”满喜说：“没有！那老大娘很难说话，我不想去丢那人！”“只要说对了脾气，我姐姐也不是难说话的人！要不婶婶去替你问问！”“婶婶要能帮我点忙，我情愿先请婶婶吃顿饭！”“好孩子！不知道的人都说婶婶顽固，其实婶婶不是顽固的人！婶婶可肯帮人的忙哩！”满喜也故意说：“谁敢说婶婶顽固？婶婶要是个顽固人的话，我还来找婶婶吗？婶婶要肯替我去，我就跟着婶婶到马家院门口等等！”只有天成老婆这个“能不够”，才会为了自己又卖假人情；也只有满喜这个“一阵风”，才有兴趣把这场玩笑开得活像真的。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马家院门口，满喜远远地等着，天成老婆便叫开门进去。

这时候，马多寿和他老婆、大儿子、大儿媳都坐在院里。这四个人都有外号：马多寿叫“糊涂涂”，前边已经讲过了，他老婆叫“常有理”，他的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有些人把这四个外号连起来念，好像三字经——“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除了这四个人以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马多寿的三儿媳，叫陈菊英，在她住的西北小房里给她的女儿玲玲做鞋。一个就是这玲玲，是个四岁的女娃娃。一个是铁算盘的八岁孩子，叫十成，正和玲玲两个人在院里赶着一个萤火虫玩。铁算盘还有个两岁的孩子，正在惹不起怀里吃奶。

能不够一进去，有外号的四个人都向她打招呼。铁算盘问：“姨姨！在院里坐呀还是到屋里坐？”能不够说：“到屋里去吧！有点事和你们商量一

下！”说着也不等他们答应，便领着头往北房里走。

马家还有个规矩是谁来找糊涂涂谈什么事，孩子们可以参加，媳妇们不准参加，所以只有铁算盘跟着他爹妈走进北房，惹不起便抱起她的两岁孩子回避到她自己住的西房里去。

常有理点着了灯，大家坐定，能不够把王满喜和她说的那秘密报告了一遍。她报告完了接着说：“我想咱们村里，除了前两个月姐姐出名在县人民法院告过张永清一状以外，别人再没有告过状的。告上以后，县里只叫村上调解，没有过过一次堂，一定是县里报告了专署，专署派人来调查来了！”铁算盘说：“也许！我前几天进城，听说各机关反对什么‘官僚主义’，上级派人来查法院积存的案件。”能不够说：“满喜听我说我的西房腾不开，他就要去找老万宝全腾他的小东房……”糊涂涂说：“他姨姨！你还是答应下来吧！要是住到他们干部家里，他们是不会给咱们添好话的！你要知道我‘刀把上’那块地紧挨着就是你的地！我那块地要挡不住，开了渠，你的地也就非开渠不可了！”能不够说：“我就是没有那一块地，知道了这消息也不能不来说一声！姐姐是谁，我是谁？不过我那个西房实在腾不开！我想你们的东房里东西不多，是不是可以叫他来这里住呢？”糊涂涂说：“可以！住到咱家自然相宜，不过谁知道人家愿不愿到咱家来住？”能不够说：“找不下房子他为什么不愿来？满喜的值日。我跟他说我替他来找你商量一下，他还在外边等着哩！”糊涂涂他们三个人都说：“行”，糊涂涂说：“你出去让他进来打扫一下，就把行李搬来好了！”常有理说：“你把他叫进来你也还返回来，咱们大家商量一下见了人家怎么说！”能不够见事情成功了，便出去叫王满喜。

能不够一出去，糊涂涂便埋怨他的常有理老婆说：“见了专署法院的人，话该怎么说，咱打咱的主意，怎么能跟她商量呢？”常有理说：“我妹妹又不是外人！”糊涂涂说：“什么好人？一张嘴比电报还快！什么事让她知道了，还不跟在旗杆院楼上广播了一样！快不要跟她商量那个！跟她谈点别的什么事好了！”糊涂涂有个怕老婆的声名，不过他这怕老婆不是真怕，只是遇上了自己不愿意答应的事，往老婆身上推一推，说他当不了老婆的家，实际上每逢对外的事，老婆仍然听的是他的主意。他既然不让说那个，老婆就只好准备谈别的。

能不够走出大门外，见了王满喜，又卖了一会人情，然后领着满喜进来，又搭上了大门到北房里来。

满喜向常有理要了钥匙和灯去打扫东房，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都不放心——怕丢了什么东西。常有理喊叫大儿媳说：“大伙家！去帮满喜打扫打扫东房！”惹不起说：“孩子还没有睡哩！”常有理又喊叫三儿媳说：“三伙家！大伙家的孩子还没有睡，你就去吧！”陈菊英就放下玲玲的鞋底子走出来。这地方的风俗，孩子们多了的时候，常好按着大小叫他们“大伙子、二伙子、三伙子……”,因此便把媳妇们叫成“大伙家、二伙家、三伙家……”。满喜按邻居的关系，称呼惹不起和陈菊英都是“嫂嫂”，又同在一个互助组里很熟惯，所以爱和她们开玩笑。常有理叫她们“大伙家、三伙家”，满喜给她们改成了“大货架、三货架”。陈菊英出来了，满喜说：“三货架！给咱找个笤帚来吧！”菊英找了个笤帚，满喜点着个灯，一同往东房打扫去，十成和玲玲也跟着走进去玩。

打扫房子的人分配好了，能不够又坐稳了，糊涂涂既然不让谈打官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